

醉卧秦淮月

朱国瑾

醉卧秦淮月

朱国瑾

出版

出版社

醉卧秦淮月

何子彦

1058700

责任编辑：字 心

封面设计：小 工

版面设计：杨 桦

书名 醉卧秦淮月

作者 朱国瑾

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
成都盐道街三号

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

印刷 七二三四印刷厂

1986年3月第一版 开本787×9601/32

1986年3月第一次印刷印张5.75

印数 1——7850册 字数96千

书号：10374.224

定价：1.08元

内 容 简 介

读者诸君，您在秦淮月下醉卧过吗？您在醉翁亭外徜徉过吗？读者诸君，您可知道楚霸王故里今安在？隋炀帝陵墓无恙乎？至于灵隐的香火，汨罗的米粽，廿四桥的唱和，梁红玉的娇柔，以及塞外古堡的沉思……我想您都是乐于了解的。在呈献给您的这本集子里，史实和传说交相辉映，情感和哲理熔为一炉——象画，象诗，也象歌。它会给您以知识，给您以思索，还会给您以震撼的力和朦胧的美。

目 录

醉卧秦淮月·····	(1)
带剑亦娇柔·····	(7)
访楚霸王故里·····	(13)
解却人间万斛愁·····	(17)
扬州“隋炀帝陵”·····	(21)
归魂相送面如生·····	(25)
古堡的沉思·····	(29)
灵隐香火·····	(34)
遥寄汨罗江·····	(40)
城·湖·山·水·····	(43)
醉翁亭下话酿泉·····	(50)
廿四桥畔唱古都·····	(53)
写在历史卷册上的古镇·····	(57)
黄土赋·····	(63)
女神，我为你立一座丰碑·····	(68)
赠你一页“自然风景图”·····	(72)

石榴镇风情	(78)
留给我的课题	(84)
扶郎，阿妹的扶郎	(89)
“巧妇鸟”安在？	(93)
拾 梦	(99)
海 祭	(105)
呵，芦家滩	(109)
红丝线	(112)
蒲公英的价值	(115)
田野里的那只“布谷”	(118)
石之歌	(125)
路	(128)
天 职	(131)
太阳草	(135)
我爱芦苇	(138)
拾零三章	(141)
乡情三章	(144)
吉祥观音礼赞	(147)
离离原上草	(152)
月圆月缺	(154)
娑罗花	(166)
“金链”情深	(170)
扬子江的杰作	(174)

醉卧秦淮月

皎皎的月，悄悄地笑，诱惑我来到这水边，这桥头。

我整个身子被溶进这朦胧月色之中。

我惊诧：圆的月怎么会在水中升起？我明明想去秦淮河边徜徉，我明明想在夫子庙前的文德桥上留连，怎么竟飘飘然如御风而行，这是到了银河之畔？还是仍留在人间“秦淮”？

实在不能自主，我在滩头卧倒。两岸闪动着无数神密的光，那光，不断地向四周扩散着，渐渐组成一个巨大的光环，罩住了我。是谁在这里咏叹《朱雀桥》：“朱雀门前朱雀桥，行人唤渡雨潇潇。六朝遗事知多少，流尽清淮水一条。野草溪花媚晚凉，残基犹说晋咸康。镇淮桥北无遗址，何处当时廿四航？”且不管它如此凄凉，如此颓唐，我掸衣整冠步上桥头，举目望去，乌衣巷口依旧斜阳一抹。我想借此寻觅一下刘公笔下那累代簪缨的王谢官宅，只可惜双燕飞过，留下一片静谧。

河面上怎么会没了悠扬的笛韵？怎么会没了吱吱的琴声？风去水响，我这才明白，那不过是一首感叹诗的画面。我喜欢这感叹，却又不甚苟同刘公“种桃道士归何处，前度刘郎今又来”这样尖刻的嘲讽。因为，这本身就是社会的一种“进化规律”。那些封建权贵的炙手可热，无非是历史的一瞬。我们何苦去自寻烦恼。

终于，我从那巨大的光环里摆脱出来。我看到河水平静得如同一面神幻的镜子，里面藏着无数的光点，无数的屋宇，还有五彩缤纷的似红非红，似黄非黄，似蓝非蓝，似绿非绿，似黑非黑……它们是那么近，几乎伸手可以摸到；它们又是那么远，遥遥乎可望而不可即。任它那么近吧，任它那么远吧，我独立桥头暗思量：

“我想等一条船，载我水上流。”

自然，我不是为了憧憬纸醉金迷的“六朝金粉”之境，更不必说寻花问柳。于是，我耐下不安的焦躁，怅惘的寂寥，再不闻人声再不见人过。这里的河水，这里的皎月，这里的星斗和灯火伴我在此逍遥。

我不信仰上帝，上帝却赐我一条船。真的，船真的来了，橹尖摇碎神幻的镜面，连皎好的月都惊喜地跳动起来。我分明看到船舱里陈设着字画和光洁的红木家具，雕镂得极细的窗格上正映着红的蓝

的黄紫的玻璃。

这是一只歌舫。我不能自己了。当我溶化在朦胧月中时，我的心就在企盼着河面上能有一只歌舫。我想听听那歌，我想看看那人。我深知我的企盼会被一种力碾死，“君子”的唾液足以淹没我的身子。但，我丝毫也不觉畏惧，扭曲自己的真情，不是人的本性。我大喊几声：“我爱！我爱！我爱生活的情歌，我爱春天的鲜花。”

歌舫漾漾而至桥头。我于是借得明月清风，款步迈去，竟悠悠落在船首。不速之客并未引起船主人的惊讶，她们仍各自端坐着，或临窗远眺，或围桌谈笑，或展纸挥毫，或一愁莫展……

那位临窗的姑娘是谁？似曾相识。哦，想起了，她不是明代名作家柳如是吗？她的丈夫钱谦益为何不在其间？绛云楼上可还留得她的诗文字画？猛然，一段史话跃入我的脑际：清兵南下时，她要求率队投敌的丈夫自杀，以死谢天下。钱不顾，柳遂跳崖，尽管遇救不果，却也感动了钱的天良，后为支持江阴黄毓祺反清，入狱身亡。高风亮节的柳如是亦自杀。她今天怎么会来到这里？这是她的魂还是她的灵？她那令人神思的归宿地：常熟芙蓉村红豆山庄，今何在？坟头那株红豆树，花儿开得多艳丽？坐在后舱的那位姑娘，可是李香君？她怎么恹恹然一脸愁云？姑娘的心思早在《桃花扇》里传

颂。我知道，栖霞山里曾藏过她一颗纯真的心，明知凯歌难奏也盼钟情人马革裹尸还。然而，姑娘的一腔救国救民之心，却付之东去流水，终成千古一恨。立于窗前的卞玉京看着一河水，独自悲叹，千丝万缕人间情和爱，那是割不断的情割不断的爱，她终于把人生的爱和恨，带进了无锡惠山脚下那片密密的锦树林，只有那里的鸟儿终年伴着她的红颜。那边，董小宛正与冒辟疆谈笑风生，她是那么洒脱，那么自得。谁说她爱过顺治？权位和金钱，怎能换取金陵姑娘的心。月光下，她脉脉含情，一吐情肠。那展纸挥毫的正是马湘兰，桌上一幅兰草图已就，上面明明题着曹寅的诗句：“图穷更演牢愁句，第一东风断肠花”。也许，兰花就是湘兰的自诩，不然，那兰花怎么这样香，这样艳呢。一旁促膝而谈的是陈圆圆、寇白门。她们谈些什么？是红尘看破？是坎坷人生？她们留下的历史，该怎么去评价？把吴三桂“冲冠一怒为红颜”强加在圆圆身上，能算公允？而白门的出家，我们又能责备她什么？黄土何处埋下她们的尸骨？人间多少不平事，悠悠悠悠，中国妇女却更历尽了封建礼教的凄凉。那些无形的精神桎梏，一代又一代传下来，谬误却成了“真理”，可畏的人言，可恨的习惯势力。然而，东方的姑娘自有东方性格，请看昂首于左舷的顾眉，她比其她七位姑娘更显出几分沉稳和

英姿，我不禁向这位明亡后一直秘密从事反清活动的姑娘，投以钦佩的一瞥……

风起浪来，歌舫一阵颤动，我本想听她们一曲哀沉的歌，我本想请她们弹一支高山流水的曲，可惜，她们全然消失在秦淮水的金粉里。我却只身卧于文德桥上，我终于看清了：圆的月仍挂在深蓝深蓝的天上，秦淮河的水仍汨汨地流于脚下，我不禁哑然失笑，这才清醒过来，今晚多饮了几盅酒，竟引来一场好梦，留下一纸臆语。岂不正中了“酒后吐真言”？无妨，真言比假话好，只不过有点逆耳罢了。也许，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会：梦常常会把人带进一个从未到过的“仙境”。当然，我的“一场好梦”并非“仙境”，它似乎带着几分凄苦，几分悲凉，那是一段历史的悲剧，明末清初的这八位金陵名妓，她们的音容笑貌，她们的才华艳姿，早已消失在秦淮河的流水里，水长流，人已去。我为她们留下一丝或一缕情思，也算是一个忘却的纪念吧。因为，历史是公允的，历史的卷册上有她们一页：或红，或黄，或黑，或白……这就是历史的唯物主义。

今夜星月摇河，抚今追昔而引得情思飞动，不足奈也。我于是真希望秦淮河上有画舫有歌舫，人们在工作之余，节假之日，泛舟河上领略一下“绿浪东西南北水，红栏三百九十桥”（白居易诗）的

风光，看一看“曲屈秦淮济万家”，不也是一种美的享受吗？如果再听一曲故土的情歌，勾起缕缕乡情，那是何等的美妙，中华之黄土绿水，陶冶着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呵！

此时此刻，我又企盼秦淮河的水变得清一点，至少不象今天这样黑，这样污染，当然不要流“六朝金粉”。也可能，当秦淮河的水清了的时候，文德桥上就会出现“半边月”吧。那是传说中的奇景，我不信的。不过，到那时，刘禹锡或杜牧，他们还会来桥上吟诵，那应该是最美的诗句，朱自清和俞平伯先生，也许仍在此月下荡舟。不，那时会有更多的年轻诗人荟萃于此，只有他们才会唱出秦淮河真正的诗。

酒去夜深，君不见，夫子庙广场上正走来几位夜读归去的姑娘和小伙子，他们在路灯下甜甜地微笑着，互相用英语道别：

“By—By!”

带剑亦娇柔

来到北辰坊，满目枝青叶绿，大块整齐的菜畦，葱葱郁郁，使人心旷神怡。

北辰坊在淮安城北门外约四华里的地方。现在人们都称它“李市坝”，而北辰坊这个古老的名字，早被人忘却了。

我们所以提及这个古老的地名，以致还兴致勃勃地来到这里，是因为我要追怀一位曾在这里诞生，并在这里度过贫困的童年，而后又在这里生活和战斗过的巾帼英豪。

早在明代，这里有一座香火不断的“娘娘庙”。这座庙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巾帼英豪的。据当地群众讲，“娘娘庙”是十分灵验的，百姓焚香，娘娘有求必应，生男育女如愿以偿。人们这样推崇“娘娘庙”，自然是为了对她的怀念和敬佩。

由于战争的破坏，时代的变迁，“娘娘庙”也就逐日冷落下来，以至愈来愈破损不堪。到后来，竟被付之一炬，不知踪影了。庙毁名存，淮安人从

没有忘记这位在中国民族史上，曾留下赫赫战绩的女英雄。中国人民也永远在传颂着她“击鼓退金兵”的动人故事。

淮安人每谈及梁红玉，总是带有一种自豪感的。她亲执桴鼓退金兵，固然是家喻户晓的美谈，但这里的乡亲们更多谈起的都是她在淮安修筑新城，掘三十里“藏军洞”，以及与全城军民同甘共苦，亲织苇帘为屋的故事。

在记载淮安史话的一本古书上，有这样一段文字：

“夫人淮产，居北辰坊，流落京口避乱尘。入府，廊下虎蹲卧，巨眼识得韩王身，身归韩王助战功，亲执桴鼓，意义雄大。围兀术黄天荡，已如枯鱼游釜中。一夕，凿河，贼遁去。劾夫失机，严抗疏。举朝动色咸以为公而忘私精忠著……”

文中所提北辰坊，为菜农世代聚居的地方。直至今日，这里的群众仍以菜农为本。红玉的父母，终年以种菜编蒲为生，一日三餐稀粥聊以度日。红玉年幼的时候，常常伙同一些穷孩子到附近的肖湖或勺湖里割蒲。七八岁的女孩子，就知道分担父母的辛劳。红玉心灵手巧，能编织一手上好的蒲扇，甲

等的蒲席。辛勤的劳动换得微薄的银两，贴补贫困的家庭。后来由于战争的动乱，父亲一病归天，母女二人相依为命流落京口（镇江市）军营中，传说，有一日梁红玉入府，忽见廊柱下伏着一只猛虎。红玉大惊，定神看时，猛虎已不见，廊柱下蹲着一兵卒，此乃韩世忠。红玉心中甚异之，便将此事告知老母，母以为韩世忠是不凡之辈，遂命红玉与韩世忠结为夫妻。这是红玉与世忠的一段佳话。

韩世忠与梁红玉结为夫妻后，这一对夫妇在京口留下了很多动人的故事。当时，金兵止镇江，韩世忠率兵已先屯焦山之上，约日大战。梁红玉亲执桴鼓，英姿飒爽，军营上下无不奋勇抗击。金兵终不得渡天堑。兀术被困黄天荡四十八日，已成为瓮中之鳖。但由于韩世忠疏忽大意，以至让兀术凿通枯河道而逃遁。梁红玉为此大怒，上奏世忠失机纵敌，酿成大错，乞求加罪责于世忠。红玉此举更胜击鼓抗金一事，故举朝文官武将无不钦佩。

在英雄诞生的这块土地上，我每每想起梁红玉“劬夫失机严抗疏”，心中不免产生格外的敬意。后来，梁红玉屯兵淮安，抗金十年，又留下了许许多多极其动人的故事。至今淮安和清江市一带还传着这样一句话：“纸糊的清江，铁打的淮城。”这显然是说淮安城池固若金汤。淮安城之所以坚固，不能不使人想起梁红玉。梁红玉对淮安城池的建

筑，作出过卓越的贡献。为了抵御外族的侵略，红玉发动全城军民，在内城之外三里处，又扩建新城一堵，称“夹城”。这样一来，淮安城便形成了内城、夹城和外城三道，真可谓滴水不漏。时至今日，我们仍可在北门外寻得夹城的遗脚残垛。

在抗击金兵的艰难岁月里，梁红玉与全城军民共欢乐、同忧愁。粮食吃光了，军队和百姓都断了炊烟。这对当时一个全城的军事统帅来说，确实是一件棘手的大事，军无粮不振，民无粮不安，数万人的性命担子，落在了梁红玉身上，怎么办？红玉日不思饮，夜不能眠了。她徘徊在勺湖之畔，面对一湖清流，一天疏星冷月，她惴惴不安。这里的土地，这里的湖水，这里的人民，曾哺育过她，她忘不了土地、湖水、人民的养育之恩，但是，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，世忠又不在身边，难哪，难哪。一日清晨，她饮马来到湖滨，那早已饿急了白龙驹坐骑，用嘴拔起湖边的一株蒲草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梁红玉见蒲草根又白又嫩，马儿吃得又脆又甜，灵机一动，忙脱靴挽裤下到湖水中拔起一株蒲草根，剥去蒲根外皮，尝了尝，原来这蒲根又好吃又爽口，大喜。红玉随即命令卫士传令各兵营下湖采蒲根充饥。这个蒲草根就是今日淮安的有名土产——蒲儿菜。外地人来淮安，淮安人是不会忘记用这种土产来招待客人的。

梁红玉在家乡除去修建了夹城和留下美味的蒲儿菜，还有一件十分浩大的军事工程——藏军洞。

对于梁红玉所掘藏军洞，众说纷纭。在淮安的史书上有这样四句诗，是用来记述藏军洞的：

行军上策贵藏军，
暗设机谋弛敌氛。
洞里伏兵三十里，
一声叱咤壮风云。

藏军洞在淮安民间有不少说法。其洞深不量，周环数丈，洞内可容五马并驰，三十里路曲曲弯弯，二十五步有一壁灯，三十步有一瞭孔。象这样一项宏伟的工程，这样一项军事上的高谋，是需要何等的气魄，何等的军事见识。自元、明、清以来，不少人曾对梁红玉的这个藏军洞发生过兴趣。遗憾的是，虽然找到了一些地下洞，但均不是藏军洞。全国解放后，淮安县人民政府对此洞也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。目前淮安列入对外开放的城市，县政府又组织了人力再次进行调查勘探，红玉的藏军洞重见天日的时候，已经为时不晚了。

“娘娘庙”毁后，弹指百年，无人问津。人民的战士自有人民怀念。一九五九年，淮安县人民政府根据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意愿，在原来的“娘娘